

角智文
學說部

鷓鴣砭軒質言

戴逵著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書，志怪諸書，習譏刺而鄰於激；言情之作，貌風雅而涉於夸；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謂何也？余不敏，少爲帖括所困，其於經世之文，稽古之學，茫乎未知，而又俗累紛紜，放其心而不返，偶涉筆墨，輒苦不文，閉門藏拙者數矣。顧自五上長安以來，光陰荏苒，半消磨於輪蹄馬足間，每留客館孤燈，伏枕不寐，則取夫半生閱歷，與夫良友之清談，野人之傳述，凡可以新耳目者，一一皆隨筆記之，以當揮麈清談之助，本爲消遣，無取潤色以爲工，假此勸懲，奚事經營以示巧？特以中無一物，未免博衆口之胡盧，然以樸人作樸語，似猶勝於貌爲文者之令人作嘔也！有諒我者，節取其事，弗苛求其詞，是則余之深幸也！夫！

光緒五年十月望日，霽峯戴蓮芬自敘。

小引

「幼時讀古文，見秋聲賦第一句云：『歐陽子方夜讀書，輒涉幻想，彷彿想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寶外有竹有棕櫚，後來雖見『紅袖添色夜讀書』之句，覺得也有趣味，卻總不能改變我當初的空想。』周作人似乎很會體驗到夜讀的滋味的，因此說了以上這些話。

實在，夜讀的經驗，恐怕凡是喜歡讀書的多有同感吧！不論是在都市或農村，夜讀似乎特別合宜。我就是歡喜夜讀的一個：一是取其清靜，一是宜其獨賞。然夜讀最好是讀筆記書。筆記小品，在著者下筆時，原未經如何匠心結構，非純然抒情，即順筆寫真，而以兩者交織為多。能使讀者於漫不經心之間，心領神會，所以擁被枕卷，時復閉目冥想，若有不勝情者。尤以古人筆記取材，大多侈談鬼神怪異報應，一則以啓人純潔之思，一洗頭腦中之齷齪；一則感人以幽情逸致，使人於不知不覺間思慕古人。大致不出「消閒」與「勸懲」二者而已。就像這部「鵬軒質言」，也無非是為供「消閒」和「勸懲」而作，在近代文學觀點上，原無可述可稱之處。這在原著者也是說得很明白：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勿以小說棄之也。近來作者日盛，志怪諸書，習譏刺而鄰於激，言情之作，貌風雅而涉於夸……」

在他的意思，是要棄此「激」與「夸」，而努力於「有徵可信」。所以本書就以「質言」為名。然而清夜細讀，覺其紀事頗涉幻想，有「王文慎公」一篇，寫文慎公落第歸家的情形，譏刺感慨，窮形極相，真了不得：

「文慎公家屋三椽，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即釜鬲也。父狷介，館穀外，不一毫妄取。適臥疾，聞子失意歸，大怒。文慎亦慮父譴，留行李舟中，輕身歸。進門，譚父不應，反身面壁臥。文慎公慚懼，

跪榻前，不敢動。父忽回首，哂曰：「汝從王四回耶？」……文慎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慎泣失聲。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慎退見母，母以糲食啖之，令避舅家……」

又寫他受激後發奮之狀，幾乎一字一淚，不忍卒讀。如云：

「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策卷萬計。試前，焚香祝之曰：『某屢躓，不能得二老歡。今殫全力爲背城戰，敗則身殉之耳。』祝已，痛哭，繫巾梁上，示必死。」

這麼熱中名利，上下倡導，確是科舉時代的實情。經作者刻意渲染，益覺淋漓盡致。本書中雖多不經之談，然而傑構頗多，爲「鄉會公費」等篇，仗義執言，而出之微妙，人固妙，人文亦妙，文相得而益彰。本書四卷備於枕次，擬於無聊時偶讀，而不謂一夜終誦，不知東方之已白。因記所得，以爲喜夜讀者告。

新式鵬砭軒質言目次

錢中丞	一	狐打鑊	一四
薛執中	一	花妖	一五
嫁妾得子	二	蛇異	一五
繡鴛傳	二	祖宗示兆	一五
三姑娘	四	危症獲救	一六
命婦屈盜	五	兩杯茶教匪	一六
任柱	六	長生豬	一八
計十官	七	江慎修	一八
洪梅孫	八	阿中堂	一九
三世四節	九	好兒	二〇
黃崖教匪	一〇	張忠愍公	二一
亢掌櫃	一二	僵屍三則	二二
都天靈籤	一三	賣蒜翁	二三
騷狐	一三	狗報冤	二四
太平鼓	一四	郭恭圖	二四
書燈自走	一四	劉松山	二五
		狐船	二六
		洪承疇九世後身	二七
		鬼梳頭	二八
		凶宅二則	二八
		揚州旅邸鬼	二九
		趙甲	三〇
		記族叔祖避亂事	三〇
		周石工	三一
		湯文忠公軼事	三二
		王孝廉	三二
		雷提龍王像	三三
		純孝通神	三三
		燒車御史	三四
		某中丞道友	三五
		賣薑翁	三五
		打人王	三六

楚北異人……………	三六	呂祖祠靈籤……………	四七	禁烟原委……………	五七
胡殿元……………	三七	夏顧氏……………	四七	李先生……………	五八
王文愼公……………	三七	程大人……………	四八	玉哥……………	五九
五子登科……………	三八	詩僧……………	五〇	龍瞎子……………	六〇
五代進士……………	三八	姻緣有定……………	五〇	胡佃……………	六〇
吳應和……………	三八	記丁卯鬧中事……………	五一	失物有定……………	六〇
某翰林……………	三九	周成……………	五二	開路神……………	六一
撫署狐仙……………	四〇	五色蟒……………	五二	騙子二則……………	六二
一真和尚……………	四一	玉皇殿衣怪……………	五三	李升……………	六二
鬼拜人……………	四一	陰兵……………	五三	破鏡重圓……………	六三
彭宮保軼事……………	四二	靈山雷祖真傳……………	五三	無子有子……………	六四
姜生……………	四三	無首兒……………	五四	錢大令……………	六五
王二太爺……………	四四	辣手除奸……………	五四	官詐……………	六六
西來菴滋事紀略……………	四四	鄉會公費……………	五五	明太太……………	六六
孟先生……………	四五	儒醫……………	五六	魂辭行……………	六七
孟鍾仁……………	四六	拐匪……………	五六	任叔振……………	六八



新式
標點 鵬砭軒質言

錢中丞

粵逆之亂，江以南，所在陷賊。同治改元，不二年，巨憝授首，重視太平人咸知曾文正公與左李二相國，盡心戮力，克成大勳，而不知其端實發於錢中丞。鼎銘鼎銘以舉人教習，得訓導，援例爲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艱，遂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存，吳中士大夫多攜眷僦寓，賊謀上海愈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賊卡星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船，從賊中直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爲通商埔頭，貨物充牣，一旦資賊，則全吳無收復機。文正虛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公爲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踞洋船五，破浪來迎，潛師直越賊卡一千餘里，安抵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匪魁與曾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人，將東旋。文正虛所募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粵賊平，撤淮軍北剿捻，鴻章日夜逐賊，不得息。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咸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廣道，擢按察，邊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公抵任，以綠營兵弱，請加餉練兵，行之，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也。後薨于任，卹典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文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臬某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執中挾其術，游東三省，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算。時邊外將軍某，亦好道，聞其名，軍幣招致，築百尺浮圖居之，而已膜拜其下。顧薛亦實有異術，非徒爲大言者。住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求異人，薛欲往，將軍不肯。薛大笑曰：「某行豈將軍所能禁哉？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健僕兼程至京師。某如後期，非丈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文相秉燭坐，忽簷端如飛鳥墜，一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文相驚詢之，薛言口外將軍孫某子弟，聞中堂慕神仙術，故不遠千里獻不死丹耳。文大喜，叩方術。薛口若懸河，談論玄妙。文相乃闢密室，奉養極奢。明日，招福相及諸同志，俱師事之。薛專以運氣採精，及斬三尸諸術，嫵嫵不倦。部務幾廢。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聞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若仇。會太夫人疾篤，醫藥無效，有薦薛者，痛訶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診已，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益嗤其妄，姑試之。果然。左右嘆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道旁門，聖世所禁，况輦轂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哉！」具疏劾之。薛下刑部獄，嚴刑鞠問，盡得諸弟子職名。于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市。刑之日，談笑自若。弟子具棺殮之，輕若無物，啓視屍不見，究不知是仙是怪也。

嫁妾得子

吾通孫孝子晉林，僑寓如皋，四十無子，謀置妾。其族有貧而鬻女者，鬻晉林富，僞爲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妻詰得實，告孫。孫曰：「言幸早，否則禽獸矣。」子孫何有？吾將女蓄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沙，贈益田五十畝，伉儷甚篤。孫復納妾，得子三，長桐，軒庠生，次理，齋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繡鶯傳

繡鴛字玲玲，本大家女，體纖弱，臨風裊裊，常如欲傾。足下繡履，僅容指，秋蓮着地，瘦絕可憐。貌清羸如雨後菊，風韻天然，脫盡脂粉氣。幼慧，工詩，性奇傲，有爲所鄙惡者，輒冷語刺骨。雖至親弗顧。女伴或規之，則曰：「吾胸懷落落，寧下拔舌獄，不能容此輩齷齪也。」由是忌者日衆。髮纔覆額，許婚同郡侯氏子。侯以賤業起家，讀書十年，迄不能操管，終日握籌計子母，其精明乃過于人口。瑣碎若老嫗。既成禮，鴛勸其讀書，明大義，侯不聽。營營如故。鴛自嘆命薄，另室居，焚香焚茗，以詩自娛。詩成泣而焚之。侯夢夢亦不過問。其表戚宋生，香白，可人也。少年掇巍科，性不耐與俗人語，嘗謂「塵世碌碌，皆無足語者」。惟巾幗中，稟清淑氣，近之令人愜然意遠。吾將來解語花，作益友耳。」徧游吳越齊魯燕趙，無所遇，遂歸。一日過侯門，適鴛亭亭出喚買花。宋猝覩，雙眼爲明，趾重不可舉。鴛略一注目，急反身入。侯與宋交故，疏鴛又不時出，故不識。逾月，鴛至其姊家，遇宋，尙羞避，竊竊攬姊衣問姓名。姊笑曰：「此表弟宋郎，至親尙不識耶？」導與見，生起揖，鴛還禮，依姊身畔坐，俯首拈帶。時一舉目，恰與宋眼光相射，紅暈粉頰，嬌羞不勝。宋欲攀語，顧舌若澀，將吐復茹者再，亦不覺面爲之赤。姊周旋其間，難以諧謔。宋鴛愈不能立，各辭別。次年上元日，又遇于姊家，筵散門葉子戲。宋雅不好，以鴛故，冀近香澤，欣然入坐。鄰婦馬屢凌宋，鴛代爲解，宋感入骨。偶伸足觸蓮鉤，不怒亦不動，他顧而哂。少間，覩無人，微語曰：「忝在至戚，獨不能至妾家耶？」宋領之。明日，宋遂托故往與侯談會計，大相得，往來日密。鴛漸不避，一日忤鴛，鴛噴曰：「儂自憐無一知己，以君風雅，故多涉嫌疑，然君宜諒儂也。」宋慚謝。月餘，有以蜚語聞者，宋懼，絕跡。鴛泣不食，命媼伺宋于道，強致之。宋有慚色，鴛泣曰：「儂自問無罪，君何見棄之決也？」宋曰：「予非真負情者，恐情深或累卿爾。」鴛曰：「士爲知己者死，君尙畏累，猶自命爲深情人哉？」宋曰：「予知罪矣。」鴛要之誓乃已。自此蹤跡亦密。偶半日離，皇然若有失。宋每曰：「吾不知天下更有何寶，如卿乃真至寶，功名富貴，時代人作傭奴耳。」鴛曰：「恨今世身已屬人，不敢犯非禮，死後魂無拘束，當從君。君獨處可默呼儂名，勿令冥冥中不敢近也。」宋曰：「何至是哉？」曲慰之。宋每歸，必訂後約，或失期，鴛輒怨形顏色。宋規

之曰：「天下事，節之則長，縱之則短。萬一意外，奈何？」鶯曰：「君變心耶？儂豈不知此理者？願心不自主耳。雖然，相思長生，反不如相聚速死之樂也。」宋於是，不忍復言。又年餘，蜚語益起，鶯故貪刻，乘間重貸于鶯。鶯不得已，如所請。娣一月三至，鶯不勝其煩。稍拂之，娣遂大張其事，且遣子辱鶯。鶯泣，謂宋曰：「娣逼我良苦，我死，君肯澆一杯酒否？」宋泣，勸鶯，意少解，乃去。是夜，鶯仰藥。明日，宋始知，以嫌疑，不得一面訣，痛急欲身殉。妻責以大義，始止。明年，遂束裝作北地游，謂天下從此無知己矣。

三姑娘

載廉，漢軍鑲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街，爲煙花藪，蜂蝶出入其中。載徧覽無佳種，恆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廟，香塵滾滾，寶車絡繹不絕。隔窗粉光脂豔，彷彿皆絕代麗姝也。至門，扶蓬首婢蹣跚下車，則時世妝，平三套，長幾盈尺，纖腰十圍，姁姁作嬌態。聞裙下開闌聲，蕩心魄，諦視則紅菱三寸，根乃盤空，進步微展，不知芳心受幾許委屈也。載匿笑，幾至出聲。復前行，至大殿，見男女雜選，聚觀者以千百數。異之，趨入視，見女郎着紫紗半臂，杏黃衫，碧羅裙，扶一垂髫婢，向佛盆盈而拜。裙下雙鉤如新月，貼地紅鮮。拜已，嬌喘細細，倚正字欄小憩，則見玉容莊麗，雙眸欲流，輾然微笑。千百人癡軟如中酒。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奉衣隨之。女隔簾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粉面窺外，載愈神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頗甚汗揮。如女郎似憐之，囑御者緩轡焉。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臚脂街也。大疑，私念北地臚脂，流覽殆徧，天仙乃在濁世，何無半面緣？踟躕間，見女郎下車，敲白板門，扶婢顧載笑。婢亦笑，旋入，載神魂失舍，欲隨入，轉念未攜笑資，恐弗諧，遂穿曲巷過所歡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某觀察攜之任，以嫡姙遣回。今其姊將居爲奇貨，郎所過白板門，卽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門。

告，惘惘返。終夜反側，雞初鳴，趣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關。默揣玉人此時春睡方濃，烏雲半蟬，不知添幾許香豔。侍兒扶起，慢理殘妝，徐呼見客。耐狂生有半刻等耳。俄一老嫗啓扉，訝客何早。載具道誠意。嫗搖手曰：「客請半月後來。」三姑昨日受風寒，病容懨懨，懶見生客也。」載情興索然，歸而不擇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爲佐治，而胭脂衚衕之望遂絕。次年春，友入覲，載俱歸。前事亦強半忘矣。花朝日，月初上時，信步出櫻桃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值酒，強載書箋。載性惡喧鬧，又不能違衆，姑書三姑娘名以應。蓋逆料天上雙成，不能輕至人間也。俄而報接局，衆爭視，載轉淡然。湘簾乍起，一淡服人，款款入，竟傍載坐。衆先茫然，後嗒然，一座無語。載猶疑是夢，偷視翠黛灣蛾，連鈎蹙鳳，比初見時尤豔絕。粉頰微渦，靦然帶笑容，欲語還住。載此時如鄉里兒，坐顯者席上，且慚且愛，半晌強笑問：「卿識我否？」三姑笑答：「久識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既而衆美咸集，相視咸不如三姑，不樂而散。自是載每日一至三姑家，惟笑語，不敢萌妄想。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蹤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爲聯芳會。言于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既張，推載三姑爲盟主，鴛鴦對對，蛺蝶雙雙，極一時裙履之盛。三姑微吟曰：「蛇紫嫣紅三月天，春風春雨畫樓前。花落春歸去，蝴蝶癡心瘦可憐。」載知三姑感前事，點首嘆息。衆拊掌曰：「向者蝶戀花，今日花戀蝶矣。」三姑頰面不語。席散，載獨留，攜手步回廊，斜月挂海棠梢上，街頭更鼓且三敲矣。于是移燈曲室，紅偎翠倚，呢呢訴去年相思苦，甜香醉人，骨絲肉化，嬌花困後，風味另自可人。載伏枕細玩，三姑微覺，哂曰：「郎不睡睡，眈眈視妾，豈不識耶？」載曰：「儂此時千金一刻，正恐朦朧睡去，將好時光夢中過耳。」三姑笑曰：「郎太癡矣。」遂亦不寐，款語至天明，攜手出羅幃，殷殷訂後會期。乃別，甫至家，而任邱令事畢出都，促同行，期迫甚，不及別三姑。三姑亦竟不知也。嗣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方。特馬首重回，而楊柳青青，已不知折在誰氏手矣。噫！

命婦屈盜

鵬砭軒質言

北方風氣剛勁，任死不屈。然得其正，爲忠臣，爲義士，否則必流而爲盜。盜雖肆劫，苟能激之以義，則皆俯首帖耳，甘爲我用。非如南方錦帆之徒，不畏王法，不顧天理也。故刑部每繫盜，禁卒皆尊爲「好漢」。雖日在狂狴，無手足拘繫苦，蓋其風氣然也。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宅，本湘人之宦於京者，蓄積頗厚。其命婦麗若天人。一日，夫當直，攜二僕襪被去，家留一媼一更夫守。繼三更，命婦已熟寢，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入。更夫呼救，媼匿竈下，不敢出。命婦徐起，整衣，開正室，南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揮之曰：「止！止！」盜相顧驚異，皆卻立。命婦曰：「諸君皆自命豪傑，欺一婦胡爲？請問明火執仗，爲妾身來乎？爲妾財來乎？」盜曰：「夫人金體，生妄想，天且不容聞。府上有餘蓄，衆兄弟借盤纏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屋白箱，有白金廿笏，可自取之，勿壞我室也。」言已，擲鑰匙于地。盜顧衆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擾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啓箱，袖十笏，餘局如故。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略取些須，謝夫人賞也。」衆羅拜而去。自後中門不閉，永無盜患云。

任柱

同治時，捻黨日熾，黠猾以賴汶光爲最，而悍慄則莫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調運河而守，捻衆盤旋于濟、青、沂、濰之間，其蹤跡忽官軍，尙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戰，獲一首，訊知爲任柱。帳下人將殺之，曾大呼曰：「赦我，我投誠！」哨官唐其甥也，願保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界鳥鎗一曰：「成功花翎，守備，金二百，不能勿返也。」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擊柱，斃于陣。賊喧廝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潰。其人馳馬白軍門，賞如約。賴汶光遂以勢孤被擒，捻乃滅。又山東軍興，紀略云：銘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傷任柱右耳，由腦際出，賊狂奔入贛榆。銘軍追及之，柱憤急，裹創死戰，集馬步賊伏城南林落。銘軍分路進，天忽大霧，昏不見人。賊衆且悍，官軍幾不支。先鋒死戰，賴汶光半遂先敗。柱自率馬

步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冀出官軍後。銘軍知捻技，回軍擊之，捻氣沮。柱馳馬陷陣，死傷狼藉，莫敢退者。忽賊中自驚曰：「魯王死矣！」官軍乘間擊賊，護柱尸奔，降賊言柱槍子洞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密書致銘傳，願斬柱贖罪。銘傳允爲奏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殺。又一說：有營官參軍鄧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待之殊禮。某感甚，曰：「吾何以報將軍？」長安曰：「何言報也？」待愈厚。某又言之再，鄧窺其意，誠乃歎且泣，下曰：「難言也！」某請益堅，出誓言，長安乃曰：「非爲我斬柱頭不可！」某拜應曰：「諾！」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之。卽日奔陣而出，直抵柱前，棄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逃歸就死！」柱曰：「但歸何害？」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令之從。柱顧視方屬某洋槍中之路，遂率五十騎馳而出，莫敢拒者。賞某萬金，擢參將，賞花翎。至今猶存。按三說互異，並述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卽返以爲常。妻賈氏，性悍，奴視夫，稍拂，詬詈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喚渡。旣濟，遺其袂，啓視，纍纍皆黃白物。急呼客已渺。初念甚喜，轉思客殊匆促，似有重憂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貧，不可強富，得之焉知非禍我乎？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葬，今從千里外謁故人，丐得阿堵物，失之，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泥首問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爲？」不言姓名。去時已暮，抵家叩柴扉，妻絮聒不已。計爲言拾金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發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十年，啖黃齏，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祕之猶虞其索，乃拾之反俟其尋乎？知君乞丐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返奪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財寧死弗屑，不相見，亦易事。」

卿勿悔。」妻曰：「天下男子卽死盡，亦念不到乞丐骨，悔何爲？」計大怒，徑奪門出。妻遽閉門，尙嗽嗽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發，遽請附載。舵人引之登，坐船頭，饑火中焚，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贍妻子，俾凌辱至此，今子身飄泊，食宿且無着，不覺泫然涕下。艙中一皓首客，衣履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計歷告之，并述婦見逐狀。翁起立曰：「若然，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挽與共飲。既而曰：「僕有銀號五，其最盛者，爲武昌之乾豐，以司會計無端人，耗母銀以萬千計。近爲吾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者。君往，僕可紓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篙櫓外無他長，恐負翁託。客固言無妨，望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雍容，卽稱乃職，卽辭焉。」計始受命。明日至漢，客爲置冠履，命費札至武昌，易姪歸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見翁姪，啓書知代姪者，衆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遂日危坐，課盈絀。黠者以言餽之，計正色嚴拒，以故號中規頓整。踰年，翁至，閱冊無絀，乃有盈喜，曰：「我固知計公可大任也。」酬千金。計不受。翁曰：「雖然，當更爲謀之。」遽代收附已肆，並權子母利，乃倍往日。未十年，蓄至二十萬。翁書諸冊，具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肆增十五所，未敢忘大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疊疊者無堆積處，乾豐號中數適符，敬當歸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贈也，何讓爲？」計乃受。鑒翁前轍，不延客，盈絀仍自操。又數年，富竟與翁將，乃置美第，蓄豔妾，終身不娶。賈自計出後，適屠者日大，嘔得飽食腹，顧夫性殘酷，婦稍萌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膝行哀求乃免。後聞計富，日悔泣，夜仰芙蓉膏死。

洪梅孫

洪梅孫，茂才名祖詒，徽之歙縣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郡，列肆徧江南，裏下河家于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科。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爲拔萃優行，如操左券。否則亦必食餼于庠矣。覆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己名，昂然排衆入，倉猝間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恨，文思頓澀，草草交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廚星，廩米當不

能奪。蓋歛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二也。甫出院，見牌示高懸，諸生蟬集，有扼腕爲惜者，無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視，始知己名已降劣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喪，縮頸疾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額滿見遺。從此文運日蹇，前茅無梅孫名矣。予與梅孫有一面緣，曾讀其舉子業，與一切著作，才思橫逸，氣象光昌，決爲投時利器，乃以一念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尙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三世四節

孟光舉案，少君挽車，家有賢婦，誠三黨之光哉！至不獲已而「柏舟」明志，「冰蘖」矢貞，遇固艱心良苦矣！然而旌表及于茅廬，事跡光于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榮也！余嗣曾祖攀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妣湯太儒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甚貧，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閉戶刻苦，無虛日。太儒人針指佐菽水，雖瓶罄不以語公，恐瑣瑣亂公心也。公年甫壯，積勞致疾卒。太儒人守節自矢，嗣次房飲和公長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儒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逾年病益危，參苓罔效。太儒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腕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進姑，立瘥。又數年，乃卒。太儒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尋亦卒。含斂日，尸如生，香三日不散。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喪志，歿誓苦讀，復舊業。繼見學宗案出，所素鄙者，冠其曹，乃絕意功名，慨然萌出塵想。聘白蒲顧太宜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徧訪無知者。太宜人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紡績，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讀，既長，走長安，以供事。議敘得貳尹。太宜人書訓不絕，俾壹志仕途，勿我念。茹苦七十年，壽幾期頤而卒。

先府君長庚公，謁選之年，本生妣已先卒，繼妣氏范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戚黨，愛諸孫甚至；然有少失德，譴訶之不少恕。待戚獲輩，則恩有加。憶故奴季升，嘗竊煤爲宜人見，懼欲遁。宜人故他視，縱之去。後卒得其死力。同鄉有告貸者，皆竭力，未嘗有德色。裙布外，什襲爲空。先府君性純孝，數諫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藉此舒筋力，且以

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妣及芬兄弟回籍。壬戌，大兄以療疾卒，宜人大痛，逾夕亦暴疾卒，守節逾四十年。

自嗣會祖至先兄，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然府君究次房出，次房范宜人，雖亦寡，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豈真風水之說，獨不利於冢子歟？同治癸酉，杏兒出痘，夭，亦冢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益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堂叔壽昌，飲和公孫也，賈于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女，聞訃毀容自矢。先府君以季子連馨，嗣其祀。同治末，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旌，擬入祠，附湯孺人祀云。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頗讀書，屢試被黜；遇術者周太谷，導以鍊氣辟穀，取精玄牝諸術。積中惑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益修師術，愚鄉人謂師尸解去，欲證道者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由是惑者浸衆，往往踵門叩顙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根，先令其作諸小善，而陰誦其隙，謂某事惜財，某事惜力，爲太谷所擯。其人懼，固請乃許之。僞使輦金于庭，謂無道根，固不納。又盛裝女奴，使人引而出，曰：「多塵障也。」反與虬髯僧父蓬首婢同寢處。于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鹺務變法，天下奇士如周韜甫、馬遠林、關恭季輩，俱集揚州。積中慮爲所毀，乃取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諸書，日相討論。韜甫信之，爲表揚營道，聲頻起。咸豐六年，避粵匪，遁之山東肥城縣黃崖山。山麓有莊曰南黃崖，中黃崖，惟北黃崖界長清。山形三面環抱，左右危峯若門戶。中廣百畝，積中築室其顛，炫其術，引諸避兵者，不旬日，山成市。乃壘石爲兩砦，築大砦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爲武備房。又建祭祀堂，祭以夜檀，燭光數里，非其黨莫能窺也。收太谷寡孫婦素馨、女甥吳蓉裳爲女弟子，列屋居，不輕見客；見則必九叩，抗不答禮。其傳教，則高弟吳